

目 录

中共黔北特委在凤冈的活动(一).....	罗时凤 (1)
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武工队.....	刘国镒 (8)
回忆我地下活动的二三事.....	傅文英 (17)
凤冈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大事记	李灵凤整理 (23)
凤冈县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党史大事记	张耀裕整理 (32)
永安的行政沿革(一九一七——一九五二)	余绍贤 (47)
永隆场建立前后.....	余绍贤 (49)
民国时期凤冈中学的校旗校徽校歌	王宪刚 (52)
回忆《风声》、《新潮》两个刊物	刘国镒 (56)
关于凤冈《民治月刊》创刊号.....	苏正强 (62)
一次书画展览的回忆.....	石 林 (68)
小河激战.....	宗万军 (70)
逃不脱天罗地网 ——匪首张绍华毙命记.....	宗万军 肖兴贵 (72)

风冈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前后·····	胡汉中 (77)
忆德隆乡的反霸斗争·····	余仁火 (83)
随范登峰县长下乡·····	王鉴和 (85)

风冈解放后的第一所职业学校

——何坝农中·····	杨茂林 (89)
-------------	------------

我记忆中的龙泉县官蒋太爷·····	汤天生 (94)
-------------------	------------

风冈县水稻、玉米品种的变革·····	马克汶 (97)
--------------------	------------

风冈种植杂交玉米的情况·····	刘国柱 (102)
------------------	-------------

回忆海南育种·····	张展然 (105)
-------------	-------------

附录:

风冈县1949——1985年人口粮食增长情况

·····	陈师仲等整理 (107)
-------	----------------

古代军事要地——把军垭·····	干国禄 (110)
------------------	-------------

智识与道德孰重论·····	伍凤翔遗文 (113)
---------------	---------------

中共黔北特委在凤冈的活动(一)

罗 时 凤

关于黔北特委在凤冈的活动，我看了一些资料，作了一些调查，加上我个人的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通过回忆把它整理出来。全文共分三个部份：一、黔北特委概况；二、黔北特委在凤冈的活动；三、黔东北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被迫撤回延安，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三月八日，党中央发出了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地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加强第二战场工作，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川东特委，根据中央指示，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移农村，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游击根据地。此时张立和张兢群（张人均）从中原局的民主建国大学、宣化店突围出来，组织上安排他们重返蒋管区从事地下活动。他们经汉口等地辗转到了重庆。张立的组织关系由钱瑛（亦说朱语今）①转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万里）。肖泽宽向川东特委书记王璞汇报了张立的情况：一、张立在全国各地还有一些老关

系，有待清理恢复；二、张立在重庆联系的一些进步青年要求回黔北工作；三、张立在重庆有些暴露。于是川东特委决定：张立同志负责开展贵州工作，先在毗邻川南的黔北地区活动，继而向西与云南联系，在敌人的西南大后方，建立若干游击根据地，以实现党中央制订的前后夹击、全歼顽敌的战略意图。

张立同志接受任务后，即着手制订开展黔北工作的全面计划，派人到黔东北地区深入考察。

张立通过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教的地下党员王启林认识了陈冬萍（现名陈志坚），又经陈介绍认识了先仲虞同志。先仲虞德江明溪人，乡建学院反美蒋斗争中的积极分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早在抗日战争末期与周翔（现名周知群）曾有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打算和一些进步活动，四六年寒暑假，根据《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张子侠同志指示，两次回黔北的德江、凤冈等县进行社会调查，在重庆又认识了滕久荣等一批进步青年，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张立了解到先仲虞的这些情况，于是决定派先仲虞、滕久荣等同志回贵州，考察开展黔东北地区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先仲虞以从事小商的堂弟先仲宣（特委交通员）作掩护，经常往返德江至重庆之间，详细了解沿途各地的社会状况和民众反蒋情诸。先仲虞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并综合了当时在重庆的周翔、滕久荣、杨光文、张人均等人所提供的松桃、雷山、湄潭等地情况，向张立汇报。张立、肖泽宽决定：在黔东北地区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抽调一批有经验的同志作为领导骨干派来黔北。经胡晓风推荐，从南充中学调岳平（宋至平、湖南汨罗人）到重庆。一九四七年秋，张立、宋至平吸收先仲虞入党，进一步拟定开辟黔东北地区工作

计划，以松桃为中心，德江为重点，开辟游击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七年秋末，宋至平，先仲虞为了熟悉地形、路线，他们两身背布匹扮成商人，徒步走巴县、南川入黔，经正安、务川、湄潭、凤冈等县，于是年冬季到达德江明溪（先仲虞的老家）。途中，他们在凤冈茶花坪街上付朝选客栈，建立了党的第一个联络站。到德江后，先仲虞即通过其三哥先仲尧找到内兄丁朝忠（保长、漆商）把宋至坪安插在德、凤、务三县边界的德江平原乡十字关，暂住丁朝忠家里。嗣后又由丁出面在十字关保国民学校筹办补习班，聘请宋至平任教。这样宋至平就在这里代表黔北党组织，指示黔东北各县开展工作。

一九四八年元月，张立在平原十字关建立了中共黔北特委，张立任书记，宋至平任副书记，先仲虞任总联络员。特委成立前后，即一九四七年夏至四八年秋，从川东调来了党员和进步青年二十余名（刘学礼、林茂德、周知群、李延伦、郑代琪、董啸眉、张蜀伦、滕久荣、杜春、王天行、杨光文、谢焕耀、张治高、陈立华、张春涛、郎万忠、何昌达、曾宪川等），分别部署在正安、道真、湄潭、凤冈、务川、德江、思南、沿河、印江、松桃、石阡和黔南的雷山等县。特委成立后，建立了松桃党支部（周知群任书记）和湄潭县工委（何恩余任书记），明确了各地负责人（松桃周知群、董啸眉，道真刘学礼，正安郑代琪、李延伦，凤冈林茂德，湄潭何恩余、王陶熏、何少琦，务川陈立华），确定了开展黔东北工作的方针：利用娄山山脉和梵净山山脉的有利地形，以农民为主体，组织武装，建立农村游击区和根据地，配合长江沿岸的武装斗争，推翻蒋介石政权，迎接全国解放。接着清理历年地下党组织；动员青年学生与农民结

合，开展三抗（抗兵、抗粮、抗税），参加革命实际斗争，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民主人士；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武装；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等等。如以贫苦农民为主，成立“互救会”，以青年为主，成立“翻身会”，团结邦会成员和开明士绅，成立“忠义社”，争取被国民党排斥的旧军人，争取有武器的一部份地方势力、缘林好汉，成立“保乡会”，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中国民主青年同盟）。

一九四八年夏，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补习班从德江平原乡十字关迁到平原中坝营盘上，张立派张春涛、李平（李延伦）前来协助宋至平工作，补习班学生增加到二十余人。

黔北特委为沟通各地情报，在黔东北设立了许多秘密联络点：如遵义城内潘明辉家，湄潭城内官伯庸家，永兴何恩余家，凤冈城内我家，岩角李旺昌家，绥阳场钱家余和熊大宽家，茶花坪付朝选家，德江七星场安树槐和冉崇福家，旋厂先仲珍家，打磨溪冉崇模和冉容家，川岩郎万忠和黄甘二家，松桃冷水乡滕久荣家，苗区田逢春家，印江木黄严培安和张少尤家，正安郑太琪家。这些联络点在互相联系、交换情报过程中，还规定许多暗语和符号：如“内兄”表示上面派来的党员干部，“大哥”表示党的负责人，“二哥”表示中共党员，“三哥”表示进步青年。“山货有希望赶快发”表示形势好，“猪鬃好卖”表示要发展枪枝，“出售”表示有危险立即离开，“东西霉烂”表示形势紧张，情况危急，“抓兵”表示在捕地下党员，“爬山”表示搜集情报。密信的两个符号：“×”表示损失大，紧急，“—”表示损失小。这些符号用五格子水写涂上米汤，即可显现。

一九四八年春秋季节，张立两次检查贵州工作，对黔东

北武装斗争作了指示。宋、先根据张立指示精神，绘制了作战地图，制定了行动计划，部署各地实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为解决今后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等问题，张立到上海找党组织。得知贵州区域工作由华南局（驻香港）负责。

一九四九年二月，张立到达香港，向中共华南局汇报贵州地下党工作情况，华南局决定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张立、刘谔谔、蔡之诚（未到职）组成，张立任书记。张鸣正协助省委工作，归华南局领导，不再与川东地下党联系。二月底，张立回到贵阳，按华南局指示，建立了省工委。

为了加强贵州工作的领导，四九年三月初张立将宋至平同志从德江调贵阳工作，负责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月底宋至平去德江代表张立传达省工委和华南局指示，并对黔北特委工作作了部署：一、开展对敌攻心战；二、积极扩大组织，掌握武器；三、坚持武装斗争；四、加强统战工作；五、黔北特委工作由先仲虞、刘学礼负责；六、重申各地党的负责人。决定先仲虞兼管德江，刘学礼兼管道真，周知群、董啸眉、滕久荣管松桃，何恩余、王陶薰、何少琦分管湄潭，朱亚分管思南，林茂德分管凤冈，郑代琪、李延伦分管正安，陈立华分管务川。四月初宋至平返回贵阳，为加速开展贵阳地区的工作，迎接胜利，谢焕耀、林茂德、张春涛陆续从德江、凤冈、重庆到贵阳。六、七月间，贵阳局势恶化，张立将贵阳地区的工作交宋至平全权负责，并去黔西盘县、兴义与滇黔边一带活动。因局势越来越紧张，不少同志先后被捕。谢焕耀和王启林（地下党员）夫妇一起被捕。八月二日，宋至平、张春涛在贵阳永初中学被捕。

宋至平是黔北特委和省工委之间的直接联系人。宋至平被捕之后，黔北特委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先仲虞、刘学礼、林茂德、周知群等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人民，坚持斗争。

从一九四八年初到一九四九年秋冬，黔北特委在松桃、德江、道真、湄潭等地发展大批同志入党，他们是：谢焕耀、滕久荣、滕久光、滕从成、田家乐、张嗣林、官正林、田儒成、张春涛、郎万忠、肖德昌、何昌达、张志高、曾宪川、黎士文、袁朴等。另有先仲齐、先仲宣、冉容、我和易澄清等当时已确定为党组织的发展对象。

先仲虞、刘学礼主持特委工作后，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黔东北的游击武装斗争一浪高一浪。他们认真执行了上级党的指示，按照原订计划，积极开展武装游击活动，发动群众，开展“三抗”斗争，并根据各地情况，见缝插针，扩充人员，掌握武器，打击敌人。

一九四九年秋，先仲虞、刘学礼、林茂德、周知群等领导同志，团结战斗，在德江打磨溪召开会议，确定组织一个营的兵力，打入四十九军二七五师八二五团练可白部，而后伺机拖枪打游击。特委决定：李明杰、吴卫群出面组织人员，地下党员刘学礼、林茂德、周知群等同志组成党支部。十月初从凤冈东山、岩角去湄潭，编入四十九军二七五师八二五团三营，李明杰任营长，吴昌荣任副营长，刘学礼任中尉副官，林茂德任文书兼李、吴的参谋。请愿发枪后，十月十八日晚（据四九年敌伪档案为十一月九日晚——编者注）十点进行武装暴动，打响游击斗争的第一枪，通过急速行军，沿途作战，次日部队到凤冈六里沟水桶岩休整时，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正式命名为“黔北游击队”，李明杰为队

长，吴卫群为参谋，刘学礼为政委。接着，继续行军，经岩角到东山。行军中一路上进行宣传，张贴标语，士气高涨，在凤、德、思边界一带开展地下游击活动。这时，先仲虞率领地下游击武装会师，由刘学礼主持召开党员会议。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以利游击武装力量的扩大，将黔北游击队改名为“黔东北游击队”，任命李明杰为司令员，先仲虞为副司令员，刘学礼为政委，吴卫群为参谋长，编三个支队进驻煎茶。十一月十七日在煎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十军先头部队会师，十八日游击队解放德江县城，二十一日召开东华溪会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兵团十军军长杜义德、政委王淮刚作了重要指示，会议确定将游击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黔东北游击纵队”，由先仲虞任司令员，朱亚、李明杰任副司令员，董啸岚任参谋长，刘学礼任政委，林茂德、安熹、滕久光、何恩余任副政委，先仲齐任副参谋长，张楚材任秘书。纵队辖三个支队，两个直属队，下设大队十个。此后，黔北特委及其领导的黔东北游击队暂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领导和指挥。

一支頗有战斗力的武工队

刘国铨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由地下党员毛以和同志为首，在凤冈、余庆、湄潭三县交界的松烟铺、偏刀水等地组织的武装工作队，是一支既熟悉地方情况，又了解敌人虚实，頗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这支武工队，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紧紧抓住毛延燕匪军的种种活动，与之周旋到底。从四九年十月起，到五〇年六、七月止，这支武工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和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不但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打击直至最后完全消灭毛延燕匪军，而且还彻底解决了余庆县江外的一切土匪残余。这支武工队的战斗活动，虽只有七、八个月的短暂历史，但确实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解放初期，由于我地下的领导人调动频繁，解放后，有的领导对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情况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没有引起重视。因此，这支武工队为革命出生入死所作的贡献，一直默默无闻！当时，参加这支武工队的成员，多系余庆县的革命群众，但发动组织以及担负武工队具体工作的，还是凤冈地下党党员。因此，这支武工队，应当算是凤冈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

一九四九三月，川东地下党的活动，碰到了紧急情况，采取紧急措施，要我和我爱人傅文英，必须在两小时之内，

• • •

撤离綦江，回黔北我的家乡凤冈等地，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我的老家住凤冈县偏刀水朱村沟，附近各个方面，有我的同学、亲戚、朋友，熟识的人比较多。而且这些地方的地理情况以及其他各方面，我也比较熟悉。还有，我有熟人的这些地方，正是几个县的结合部，国民党的统治力量都比较薄弱。因此，我们回家乡后的地下革命活动，首先就是从这些地方开始。

松烟附近核桃坪的毛以和，和我们有亲戚关系，他的情况，原来知道一些。我们从四川回来后，作了进一步了解，他是一个有志青年，思想敏捷，爱读鲁迅著作，愤恨旧社会，是松烟铺毛姓大家族中能说会道的代表人物。经过我们的帮助，他的革命积极性喷薄欲出，我们首先找他参加了我们的地下革命活动。又通过毛以和，把松烟铺附近枫岩坡的青年李正常、李明道找出来参加了活动。他们三个同志都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前，加入了凤冈地下党。

一九四九年七月，川东地下党派向国灵同志到黔北，通过暗号和我接上关系后，我们把地下活动，重新作了部署。决定要抓凤冈全县的活动，也要抓余庆县江外的活动。抓凤冈全县的活动，由我们打进凤冈县城去想办法。至于余庆江外的活动，既然有了毛以和等几个同志，向国灵可以直接领导他们开展工作。以后，向和我有了分工，我去凤冈县城开辟新区，他则经常往来于偏刀水与松烟铺之间。向有时住核桃坪毛以和家，有时住枫岩坡李正常家里。向经常对毛以和、李正常进行帮助，尤其是对地下活动战斗的艺术和统战工作，都懂得很多。因此，毛以和等同志，尽管参加活动的时间不长，却成了余庆县江外松烟，熬溪、龙溪、关兴、节口等五个乡镇坚强的革命战士。

• • •

一九四九年九、十月，我人民解放军，从湖南方面向贵州进军。国民党在贵州摆了些新拚凑的部队，根本不敢打仗，一听解放军来了，闻风而逃。毛廷燕的部队，就是这种“闻风而逃”的部队。

毛廷燕住松烟铺，在国民党军校毕业后，供职国民党部队，一向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任连长期间，部队驻长江三峡，他将顶头上司营长打死，拖枪逃跑。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的部队被打垮了，在贵州招募成立部队，毛廷燕乘此机会，在松烟铺、偏刀水一带，邀集狐朋狗友以及被其欺骗的群众，成立一个营，毛廷燕就充当营长。论武器，倒是没有话说的，清一色的美国制的新家伙。先一阶段，毛廷燕的部队，从黔东南跑转来，躲藏在凤、余两县交界的山区地方。当时，国民党在贵州的三二七师、三二八师等部队，见我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声威，都象白天的老鼠，深深的躲藏着，不敢行动，等到我人民解放军由贵州进入四川后，这些部队就疯狂起来了。毛廷燕这个部队，最先，毛以和通过种种社会关系，要毛廷燕起义投诚，毛廷燕不放心，说：“不管你毛八爷（毛以和是毛廷燕的叔子，毛廷燕叫毛以和是八爷）怎样会说，你始终是我看到长大的小青年，未必担得了大事！”毛廷燕要求有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和他谈话。当时，我们抽不出另外的同志和他谈话，就是向国灵哩，一则他不在松烟铺，再则他也不适宜去作这件事。我们估计，毛廷燕没有起义的诚意，他要提这些问题，无非是绕圈子，等机会。后来，果不出我们所料，自封的三二八师师长蔡世康（原为九八三团团长，起义后，于四九年十二月叛变，五〇年当土匪，冒充师长）以及它的职业特务，向毛廷燕宣传，世界大战即将暴发，美国又将如何，等等。他

他们还封毛廷燕为凤冈、湄潭、余庆、施秉、黄坪、江口等九个县的反共司令。自此以后，毛廷燕穷凶极恶，当上了反共反人民的大土匪头子。除了他原来带领的人马以外，到处网罗散兵游勇，到处勾结匪首，单在余庆江外五个乡镇，就勾结了王在明、汤中昌等匪首。根据当时比较知底细的人估计，毛廷燕部队以及他所指挥的匪众，在极盛时期，多达数千人。

毛廷燕还在和毛以和交涉的那一阶段，毛以和，李正常经常可以和他见面，并且还可以谈这谈那，想不到在一天晚上，他突然变了，眼睛发红了，一心要杀李正常来树立他反共反人民的威风！

事情是这样的：

蔡世康和职业特务等把毛廷燕已经弄上了九县反共司令的“宝座”，几个地下党的同志还不知道，李正常为了调查敌人的动向，在毛以筠家里和胡启芳、张大维等打麻将。胡启芳和张大维都是松烟附近的人，都是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都供职国民党军队。胡启芳是上尉参谋，张大维是上尉连长。他们一面打麻将，一面话说天下大事。正在谈着谈着的时候，毛廷燕突然闯进屋来，用左轮抵住李正常的背心说：“听说你是共产党哩，你小心点，你看我的子弹会不会钻你的背……”。当时毛以筠在场，他一看这情况非常不好，立马站起大发雷霆：

“你狗×的毛廷燕要干什么……”

毛以筠是当时松烟的头面人物，有钱有势，又是毛廷燕的老辈子。毛以筠的兄弟毛五封是军校出身，在国民党军队当军官，比毛廷燕吃得开，毛以筠有这些条件，他就是可以压住毛廷燕。

另外，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毛以和在地下活动中，运用统一战线的法宝，对毛以筠做了许多统战工作；第二，毛以筠当时有脚踏两只船的思想，他不让毛廷燕搞李正常，否则，他将无法向毛以和交待。

毛廷燕一时没有下得到毒手，转身又叫陈老八以查户口为名，又来抓李正常。

陈老八是余庆县有名的特务头子，来头不小，但由于有毛以筠从中斡旋，毛以筠、胡启芳、张大维三人各提一支手枪，坚决护送李正常。那时，陈老八无可奈何，只好呆呆地看着李正常出走。等到护送人离开，陈老八、毛廷燕派一批追兵疾追。幸亏月色朦胧，李正常能见机行事，躲进一个大刺巴笼，才甩开了追兵。

松烟的几个地下同志，鉴于形势逼人，不能不迅速建立武工队，以应付当时非常紧急的革命活动的需要。

这支武工队的主要成员，有毛以和、李正常、李明道、毛以忍、李三才、毛以俊、毛以洁、罗德昌、陈占清、祝正生、张治高、毛明标、朱发科、毛以伦、叶伟根等二十余人。后来，凤冈县治经乡随军剿匪的地下党员黄帮凯，也参加了这支武工队。

这支武工队，有毛以和、李正常、李明道三个地下党员为核心。毛以和足智多谋，负责对外联络（包括与解放军部队和人民政府的密切联系）与掌握全面情况；李明道和当地上层人物有往来，负责运筹粮米枪弹；李正常机智勇敢，负责刺探敌情。毛以俊是当地的文化人，有社会地位。通过毛以俊的关系，将胡光国、彭勋之、夏朝荣、游俊臣等上层人物进行了统战。在毛廷燕匪军猖狂的几个月，胡光国等不但没有和毛廷燕匪军拉拉扯扯，他们还帮助武工队作了许多争

取瓦解的工作。

另外，毛以忍和李三才是两个特殊的武工队员，毛以忍早年当过区长，是当地的有枪阶级。他参加武工队后，表现很好，供给武工队七、八枝枪和子弹，李三才是个流氓无产阶级，本是当时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经过帮助，思想很大转变，给武工队侦察敌情，传递消息，起了较大的作用。

这支武工队二十余人，人手一枪，有长有短，虽不如毛廷燕的美式装备，但也能打仗。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剿匪，战争间歇期间，侦察敌人，骚扰敌人，逼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毛廷燕匪首仗恃有作战经验，又仗恃自己有美国武器，还仗恃自己以及所有的大部份匪徒，都是本地人。因此，毛廷燕和他的匪众，洋洋自得，疯狂一时。那段时期，群众中有这样的说法：“打雷三当刺抓，打王在明当打糍粑，打毛廷燕当会阎王家。”

一九五〇年春节，毛廷燕匪军在太平铺和人民解放军大打一仗，吃掉我人民解放军两个排，并夺走了几挺机枪。因此，毛廷燕匪首高兴若狂，他集中匪军四、五百人，在松烟铺杀猪宰羊，大开庆功大会。他们一面开会，一面在松烟铺偏刀水的路边，架设六挺机枪，布置冲锋枪，步枪若干，防范由偏刀水过来的人民武装力量。毛廷燕匪军只知道自己有计划，却不知道以毛以和为首的武工队，掌握的情况准确，了解地形地物更熟悉。正当毛廷燕部高兴若狂的时候，武工队一、二十人带着解放军一、二十人，共计四十人左右，由偏刀水出发，绕小道从柏杨坝绕灵官场前行，恰恰避开了他们架设的机枪、冲锋枪等。地下党员李正常带着三个解放军，冲进毛廷燕匪军大本营，其余三十余人，在适当的地方

策应。李正常等一面用手榴弹轰炸，一面用冲锋枪横扫，顿时打得匪军落花流水，打死打伤匪军若干，缴获匪军武器若干，匪军夺取解放军枪弹，马上“完璧归赵”。毛廷燕匪头子十分狼狈，把衣服脱掉，只穿一根短裤逃跑了。

自此以后，毛廷燕匪军再不敢小看武工队，毛廷燕匪首，再不敢到松烟轻举妄动了！

毛廷燕匪军痛恨之余，广泛向其匪众以及余庆江外各乡镇到处宣讲：悬赏要毛老八（毛以和）、李老五（李正常）的脑壳。谁得到毛老八的脑壳，奖大烟三千两，谁得到李老五的脑壳，奖大烟一千五百两。甚至，毛廷燕匪军到处传播，不仅要毛老八、李老五的脑壳，凡碰到毛老八的妻室儿女，也要斩尽杀绝！

一九五〇年五、六月，毛廷燕匪首被我人民武装力量击毙，这一股穷凶极恶的土匪，已基本上被消灭。根据当时工作的需要，毛以和调凤冈县任二区区长，李明道调余庆县龙家镇任镇长，李正常调龙家镇任干事，黄帮凯调余庆县青口乡任干事。这支武工队至此为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武工队组织虽然解散，但武工队骨干李正常等，仍积极地消灭土匪残余。余庆县关兴乡匪首田兴云，有三百余人枪。毛廷燕被打死后，田兴云假装投降，骗四十多个解放军爬上“大兴”这个险要地方。敌人用几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四十人伤亡，仅剩下六人回来。这六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李正常。“大兴”失利后，李正常一人深入匪巢，捉住匪首汤中昌，当地人民赞不绝口。情况是这样的：

汤中昌原是青口乡乡长。毛廷燕匪军大闹的时候，汤中昌率领匪军百余人枪，听从毛廷燕指挥，到处攻打人民政府，攻打人民解放军。毛廷燕垮台后，汤中昌贼心不死，要

阴谋诡计。

汤中昌向敖溪区人民政府写信，愿意缴械投诚，请区政府派人到他家联系。

区长秦玉堂接到汤中昌的来信后，仔细研究，觉得派龙家镇镇长李明道和他联系为好，因李明道和汤中昌同学关系。秦区长把事情和李明道一谈，李赶紧声明不适宜。李说：“要办这件事，勇敢机智的李正常是适宜的。”

秦区长对李正常一说，李正常郑重其事的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要区政府把毛成西找来和他一道；第二，要挑选最好的两支快慢机，并选好装好十个弹匣。

这两个条件，秦区长满口答应。只是要毛成西一路的事，秦区长还不明白。李说：第一，毛成西和毛以和的关系密切；第二，毛成西是汤中昌的姐夫。有这两层关系，毛成西和我一道去，想来不会出岔。

事情准备停当后，李正常和毛成西一道去汤中昌家。

汤家附近设了三道岗哨，而且李和毛成西刚跨进汤家门槛，附近几个山头上不断打枪，屋面上的瓦片也搞得哗哗地响。

李想：汤中昌这家伙没有诚意，又是一个骗局。不过他一方面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一面经过七、八月武工队的锻炼，确能临危不惧，情急智生，马上作出决定：汤中昌的父母在家，这事好办。李左右两手，各提一支快慢机，站在屋子的适当地方，向毛成西和汤中昌的父母讲明道理，才叫毛成西把箩索解下来，捆好汤中昌的父亲。再叫汤中昌母亲在二十分钟内，把汤中昌喊回来。李再三说：如果汤中昌真要背信弃义，搞什么鬼，我姓李的要死，汤中昌的父亲也跑不